

## 岳母为我缝新衣

姜晓伟

过年不穿新衣服,已经有多好多年了。

今年过年我又穿上了新衣服,对于一个年近六旬的人来说,确实有点稀奇,更稀奇的是,这新衣服是岳母亲手缝制的。岳母属马,1942年生人,正好84周岁。

过年盼着穿新衣,是很久之前孩童的念想,那时,物质匮乏,收入微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当时,布料凭票供应,少有成品衣服,即使有,也舍不得买。通常是购买布料花钱请裁缝做,或者手巧的父母亲自操刀。岳母做衣服的手艺就是在那时练成的。后来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岳母的手艺就渐渐没了用武之地。

年初,岳母的挚友托岳母把她家里压箱底的东西都处理了,岳母就收获了阿姨珍藏多年的一批布料、毛料和呢料。这些布料让岳母如获至宝,她笑逐颜开地宣布要重操旧业,把它们都做成服装。我对此表示怀疑,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岳母说干就干,一段时间过后,一件件成衣魔术般地呈现了出来。岳母为我做了两件衣服:一件海军

蓝毛料马甲;一件雪花呢大衣。

试穿的那天已经临近春节,岳母端详着,给我捋捋袖子,拽拽领子,那个神情比穿在她自己身上还高兴。伴着浓浓的年味,一种久违的幸福感扑面而来,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新衣服的做工虽然差点,但同样可以温暖我的身,更温暖着我的心,因为这是出自一位八十多岁母亲的亲手缝制。

岳母做衣服这件事,颠覆了我对岳母的认知。人们通常认为八十多岁的人,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很好了,还能奢求什么?但岳母每天用忙碌且充满活力的背影告诉我,人的衰老不仅是因为时光流逝,更是心中梦想的破灭。只要心中有梦想,年龄可以无视。

岳母可以说是辛苦操劳的一生,按照人们的通常认知,这样的人老年以后身体一般不会太好,这种逻辑在岳母这里解释不通。现在有一些老年人为了延年益寿,不停地穿梭于各式的健康讲座,不惜重金进补各种保健品。岳母既没去听讲座,也没吃什么营养品,一日三餐简简单单,

她健康首先来自她有一颗爱心。

岳母的三哥年近九旬,三嫂中风后行动不便,岳母常常采购了日常用品,拖着购物车坐公交车给送货上门,寒来暑往,一直不间断。岳母在老家最小的妹妹也七十岁了,她一直记挂在心上,每次回老家吃的用的穿的都带着。我有时候睡眠不好,岳母给我准备干的桑椹和山枣仁粉,让我冲水喝说有安眠的作用。岳母身边的人只要是有需要的,她都能搭把手。在岳母的世界里,没有自己,只有别人。岳母坦言,帮助别人让她喜乐。

偶然一天刷到讲关于多巴胺和内啡肽的视频,给了我启发。多巴胺是一种索取后的廉价快乐;而内啡肽则是一种付出后的高级快乐,内啡肽是在重塑你的生命,让你的焦虑消失,免疫力变强,甚至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说多巴胺是弱者的安慰剂,那么内啡肽则是强者的勋章。比起保健品养生,岳母是高维度的养生。

在生活中尽量地给予,是生命活力的源头。我似乎找到了岳母身体康健,精力充沛的源泉了!

## 乘船看大桥

孙秉伟

不久前,我们老两口从轮渡码头登上游船,开启了一次穿越胶州湾大桥的海上航行。

游船离开码头,劈开湛蓝的海水前行,雪浪花飞溅,如同盛开着一朵朵雪莲花。航速逐渐加快,把岸边的建筑物甩得越来越远。船首矗立的旗杆上,那面骄傲的“中国红”,在海风中“哗啦啦”地飘动着,好像在高唱着一首激昂的歌。

我站在甲板上,带着咸湿腥气的海风迎面吹来,脸颊上感觉湿漉漉的,还有些麻酥酥的。数百只海鸥“嘎嘎、嘎嘎”地欢叫着,追逐着游船,在海天之间形成了一条优美的弧线。甲板上站满了游客,纷纷向空中抛着鸥食,吸引着海鸥盘旋俯冲。老伴也学着向空中奋力投去一小

段红肠,眼看着要掉入海中了,我着急地大喊着:“快来,快吃!”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海鸥唰地一个俯冲,精准地将食物叼在喙中,得意地飞起,潇洒神气。我与老伴高兴得大喊:“太棒了,爽!”哈哈,古稀老者快活得像个孩子。海风呼唤,浪涛翻卷,欢笑声声,鸥鸟翩翩,勾画出了一幅盎然灵动的《人鸥同乐图》。

“大桥,看见大桥了!”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中学生手指着远方,惊喜地大叫着。游客们顾不上喂食海鸥了,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远远望去,只看到大桥细线条般的轮廓,宛如一条入海蛟龙,蜿蜒横卧在胶州湾的一湾碧水上。桥上的高塔与桥面勾画出起伏的弧线,极目处,变成了一条银线,渐渐淹

没在朦胧的海天之间。浪花欢快地在船舷两侧飞溅着,甲板两侧护栏旁挤满了游客。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的大桥身影。

我想,胶州湾跨海大桥的绝美风景,不仅仅体现在光洁的桥面、精巧的设计、优美的造型、巍峨的桥塔,更在于桥下和水底下的钢筋铁骨。因为在其中,分明铸有万千大桥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理想、意志、风骨、智慧、匠心和磅礴底气。它们默默地承受着千钧之重,任凭潮涨潮落,斗转星移,日夜与浩瀚寂寥相伴,撑起了这道跨海彩虹,在胶州湾的苍茫里,传递着温暖的人间烟火气,让人们领略胶州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秀美景观。

## 月光下的马 和月色一样温柔

隋同玄



月下十骏 作者 许勇

月光下的马  
一匹曾经的战马  
和月色一样温柔  
皮毛是月亮的颜色  
心情如圆月一样明澈

它低头舔着新生的小草  
回想,默默地  
在月光照亮的小溪里流淌  
流向远方曾经的战场

背上的厮杀  
刀枪剑戟,火星迸溅  
杀声震天,肝胆俱裂  
通人性的战马  
在它的老伙伴倒下那一刻  
一声嘶吼冲破乌云  
溅落一滩血色

悲壮过去了,战场静谧了  
向倒在自己身边的老伙伴  
一个曾经与它日夜相伴的战士  
致敬吧,再吼一声  
献给黎明

太阳升起的时候  
新的士兵  
把倒下的战友重新扶上马鞍  
他知道战马识途  
战马也知道老伙伴不会再醒  
它驮着他  
要送他到月光深处  
深到意切,明到无垠  
那里能让英灵永远安宁